

慈禧太后逃難記

庚子至辛丑隨鑾紀實

●岳超

光緒沮喪慈禧佛然

余爲滿族人，姓葉赫那拉，與慈禧太后同族，屬其侄孫輩，父名伊里布，爲清廷御前虎槍侍衛。余九歲入官學攻讀，兼習武。十七歲時補神機營管理大臣桂祥（慈禧胞弟）之戈什哈（滿語衛士），故能經常伴隨出入府第宮廷。庚子至辛丑間曾隨鑾往返北京、西安，回憶經過如次：

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日（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上午五時許，余照例肩荷英國製十三響快槍，與其他扈從二十餘人隨護桂祥上朝；至神武門時甫六時，即見御前侍衛、太監、宮女等隨慈禧、光緒、隆裕、瑾妃及大阿哥等自宮內徒步走來。到此上朝（自京師局勢緊張後，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每日上朝即不再走東西華門而走神武門，直入後宮）之各王公大臣約五、六十人及隨員、侍從等當即就地跪下。桂祥問：「佛爺上哪兒去？」慈禧似怒氣猶未消（出走時曾強制珍妃投井），目光炯炯，神色嚴峻，僅一擺手而未發一言。桂祥即請上本人所乘朱輪紫輿（清制：入八分公以上爵位賜朱輪、紫輿、寶石頂、雙眼花翎、牛角燈、茶搭子、馬坐褥和門釘）之大鞍轡車，

由桂祥坐在車外。此轎車上部圍藍呢，下圍紅呢，原爲親貴特種儀仗。光緒乘倫貝子之車，由溥倫跨車外。隆裕及宮眷等分乘各王公大臣之車。慈禧衣藍布大褂，挽「旗頭座」式髮髻（平常在宮中召見王公大臣時亦曾作此種打扮）。彼年已六十有餘，因善保養，容色猶好，如四十許人。

光緒着青洋緞大褂，手攜一赤金水烟袋，神色沮喪，蓋國運隆替，自身安危復不可測；衆之愛妃珍妃甫遭毒手，計時遺體尙溫；光緒能克制至此，已屬不易。兩宮上車後，各王公大臣或騎馬、或徒步，躡躑躅，隨後扈從，形成一色彩紛呈之凌亂縱隊，約千餘人，尙肅靜，經由景山西街出地安門西行。上午八時許，至西直門，忽下細雨，從者均未攜雨具，悉被淋透，蹣跚道中，厥狀蕭索淒苦。憶當年慈禧乘亮轎或暖轎出入此門時，黃土墊道，鑾儀整肅，對對提爐中御香縹緲，檀氣氤氳之情形，宛如隔世矣。

出西直門折而北，經通頤和園之御道至高亮橋，慈禧、光緒等下車，入橋頭倚虹堂小息。此處小橋流水，曲檻紅牆，槐柳成蔭，景色宜人，原派有太監看守管理，隨時準備慈禧臨幸頤和園時在此打尖；南岸有船塢，北岸有碼頭，慈禧如

欲泛舟入頤和園時，即在此處下船。

上午十一時左右，到達頤和園，兩宮下車入仁壽殿打尖。慈禧每年在此居住些時日，較住大內時猶多，故派有總管太監，一切供應，自甚周至。各王公大臣旋入殿叩頭問安。慈禧見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等時佛然說：「都是你們鬧的！」言時聲色俱厲。各王頓首，叩地有聲，但慈禧亦未再開言。移時，出園，向西北行進。

此時由京先後趕來隨鑾西行者，有莊親王載勛、蒙古親王那彥圖，輔國公載瀾、載澤、志均、定昌，大學士剛毅、趙舒翹，侍郎溥興等人，另有兵勇數千護駕。大隊過青龍橋、紅山口、望兒山、西北旺等地，於下午七時，到達離京七十里之貫市，即在此駐蹕宿夜。

貫市爲京西北大鎮，與羊坊毗連，甚富庶。居民奉伊斯蘭教，多李姓，相傳爲康熙時著名鏢師神彈子李五之後。當時在京城前門外仍設有東光裕鏢局，如插該局旗號，大江南北無敢劫車者。李姓族長聞御駕至，急戴纓帽出村跪接，迎兩宮登清真禮拜寺大殿，甚清潔，立設盛席供上用，同時趕製全新紅綢被褥進奉。此外，復連夜預備駝轎三乘，圍以黃布，供兩宮及皇后乘坐，以免

轎車顛簸晃蕩之苦。此項雪中送炭之舉，竟使慈禧爲之色喜，對之賞賚有加：李姓族長被賞予四品頂戴，以五品頂戴賞於精壯之回民駝轎把式。是夜，慈禧宿禮拜寺大殿，光緒及后妃宿東、西房。桂祥總管一切，侍衛把守寺門，並在四周巡邏放哨。王公大臣亦由李姓族長招待飲食，分宿於民房中；其他人則多露宿。

小米雞蛋漢人衣裳

七月二十二日（八月十六日），天明即起駕。

出發前，李姓族長將昨晚爲兩宮特備之被褥分放於駝轎中，又在每轎內放進大銀錠十只，每只重五十兩，一爲孝敬，二爲壓轎，以免行走時搖晃。又在各轎內放點心一大漆盒，供奉不可謂不極盡所能矣。中午抵南口，稍息打尖。此地因受敗兵散勇之騷擾、搶掠，居民多逃入深山，經侍衛、太監等到處尋覓，始獲得少量小米及雞蛋，聊供兩宮及后妃熬粥充飢。其他隨從人員只得向莊稼地中討生活。蓋庚子年直隸各地豐收，饑餓所經之地，多尚未收割，遍地雜糧紅、瓜菜熟，以是員兵糧食，驟馬芻秣，咸無代價取給於是，不付錢，付錢亦無人收。隨行者均謂「得天之助，命不該絕」。過居庸關，經四十里關溝，迄晚至岔道，山路坎坷難行，騎者均下馬。在一小山村駐蹕。除兩宮及宮眷住民房，現煮小米粥充飢外，餘衆多隨地露宿，忍飢捱凍，情形相當淒慘。余則坐地倚樹假寐而已。

二十三日（十七日）黎明即起，向西續進。經康莊，略事休息，吃小米粥。天又下雨，道路

泥濘，跋涉維艱。午後，懷來縣在望，但城東有河，值山洪下洩，河水泛濫，復無橋樑可渡。駝轎把式謂「無妨」，可徒涉，由士兵多名於駝轎兩側扶持，激流托轎底，幾被冲走。至懷來縣東門外，知縣吳永率多人郊迎，夾道跪接（爲出京以來初見），迎兩宮等至縣衙休息。吳永年三十許，外表文弱，斜肩，但甚精幹。以一邊塞小縣，而能肆筵設席，供應自如，頗非易事。此外，並預作布置，不准散兵游勇入城，故城內秩序安堵；隨員及衛隊入城後食住亦均有所安置。

吳永見慈禧、隆裕均未帶禦寒衣物，即以其眷屬較好棉、夾衣貢奉。慈禧而服漢人衣裳，恐尚係破天荒第一次。

當晚，慈禧召見吳永，溫語嘉慰；又詢其出身、履歷，知爲浙江人，係會國藩孫婿。慈禧對會印象甚好，愛屋及烏，益加器重，即派吳往西路各州開辦傳驛，赴前站預備皇差，征調糧食供應，總攬行營一切事務。越數日，又降旨以知府留於原省候補，並先換項帶。回鑾後復升任廣東道臺。懷來縣有四人抬小轎兩乘，吳永命連夜用黃布圍飾，以備於次日供兩宮乘用，較乘駝轎尤勝一籌也。

桂祥有阿芙蓉癖，癮奇大，隨鑾離京，事出倉卒，未作準備，三日來肩擔重任，疲於奔命，竟忘此吞雲吐霧之舉。至懷來縣後，稍獲喘息，從者忽憶此事，偶一問詢，竟觸桂祥突發烟癮，立即全身癱軟，神智昏迷，吸後始痊，可發一噓。

二十四日（十八日）晨，起駕出懷來城，繼續循大道西進。慈禧已傳旨逕赴宣化府。行十餘

里，地方忽閃出一彪人馬，經查明爲甘肅藩臺岑春煊前來接駕。岑軍稱威遠軍，服黑衣，又號黑衣軍，共五營，約二千餘人。兵勇多倒背槍，軍容不甚整肅。岑廣西人，時年約四十餘，蓄小鬍，覲見時，氣勢頗爲慄悍。慈禧見有生力軍到，當即召見，命岑注意整頓軍風紀，加強治安，兼辦前路糧臺，而以吳永副之。自此沿途地方官始得機會有所準備，供應及時。然岑對吳永頗輕視，不僅不與合作，且常發生摩擦。

岑春煊奉慈禧懿旨整肅軍紀，游兵散勇之家劫舍者，殺不赦。見太監有騎驢者，殺之，因驢爲民間物甚明。此種擅殺內官之行爲，前此尚屬少見，故引起都總管太監李蓮英之不滿，認爲欺君罔上，但慈禧亦未曾置意。武衛軍、毅軍之散兵游勇橫行恣肆，甚於匪盜。有步兵而騎馬者，岑輒殺之。一時雖覺其囂張跋扈，王公大臣爲之側目，而各地秩序則賴以扭轉。是日，過沙城，宿保安州。二十五日（十九日）宿鷄鳴驛。自此供應日見充裕，因有岑、吳馳驅前站，地方官不得不悉力報效也。

二十六日（二十日）抵宣化府，總兵、知府、知縣等率大小官員數十人昇大轎郊迎。慈禧、光緒捨吳永之小轎，改乘四人抬大轎，進南門，駐蹕鎮臺衙門。沿途未淨街，居民但遙遙觀看而已。在此整休三日，編成親軍小隊，各賞戴金頂，發餉銀二兩。慈禧派慶親王奕劻回京交涉與各國議和，並派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爲欽差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辦理議訂和約事宜。惟各國對清室王公不信任，交涉迄無頭緒，至閏八月李

鴻章自南方到京後始開始談判。李抵京後住賢良寺，外軍派兵爲之守衛。二十九日（二十三日）自宣化起駕，繼續西行。總兵與知府將所乘大轎獻出，圍以黃緞，改用八人抬轎，加以侍衛及親軍等前護後擁，雖不若在京時靈駕之煊赫整齊，究比前數日倉惶、雜亂情形改善多多矣。過大洋河，越枳兒嶺（直隸、山西交界處），至天鎮縣住宿，此縣已備有行轅及供王公大臣住宿之公館。沿途村鎮，均有士紳迎接供奉。

人困馬乏抵達西安

八月初一（八月二十五日），過陽高縣。初三（二十七日）到大同府。總兵以下大小官員出城至五十里鋪恭迎。入城後，兩宮住官衙，供應豐盛，官員隨從生活均大有改善。城郊已無散兵游勇踪跡。時江蘇巡撫鹿傳霖募兵入衛。在此休息二日，慈禧傳旨前往山西省城太原府。

八月初五（二十九日），自大同府出發，折而南行，過懷仁縣、張莊、廣武，入雁門關，駐蹕代州；又經原平、崞縣，於八月十四日（九月七日）到達忻州。因次日爲中秋節，在此休息一日。十六日（九月九日）續進，宿陽曲灣；十七日（九月十日）到達太原府。

山西巡撫毓賢率領省城文武官吏數百人，至城北二十里之黃土寨跪迎，打尖後，當晚入城，駐蹕巡撫衙門。太原倉庫中尚存有乾隆南遊及西巡太原時所用儀仗鑾輿，乃取出應用，並新製龍旗二十四面，以壯觀瞻。地方大小官吏，無不盡力報效，金銀財帛，衣食服用，應有盡有，幾又

恢復大內排場。侍衛隊伍，漸有秩序，余不再任警衛矣。

八月杪，軍機大臣榮祿，自北京取道南路，經保定、石家莊到太原。彼所統率之武衛中軍已全部瓦解。與榮同時南奔者尚有尙書崇綺，惟已在過保定住蓮池書院時自縊身死。榮祿抵太原後即奉旨充任首席軍機，並命鹿傳霖任軍機大臣，原軍機大臣王文韶（已七十餘歲）在懷來已趕來隨扈。李鴻章在京與各國折衝後，每日用電報向慈禧電奏請示；各省錢糧亦奉命改道運送太原行在。山西巡撫毓賢爲義和團事件禍首之一，辛丑和約規定即行正法者，旋於次年正月初四執行。

閏八月上旬，石家莊方面傳來德法聯軍突又西進之訊，攻擊晉東固關要隘。固關在娘子關迤南不遠處，爲入晉正道（娘子關爲偏道），古稱天險，有一夫當關，萬人難入之勢。幸山西軍隊早有所準備，敵進攻數日，傷亡千餘人，未得逞，退去。然消息傳來，兩宮及王公大臣聞之均如驚弓之鳥，慈禧決定遷地爲良，走爲上着，傳旨準備起駕離晉，轉往陝西省城西安府。

閏八月十九日（十月十二日），兩宮在太原喘息休養一月之後，重上征途。此次隨行人員較前又有增加，軍隊除八旗兵士外，沿途又有陝軍、甘軍、川軍等肅立道旁，全力警衛。大隊日行七、八十里，經徐溝縣、祁縣、平遙縣、介休縣、靈石縣（過韓信嶺時，上山、下山八十里，坡度三十至四十，歷時一天，人困馬乏，載貨均卸下）、霍州、趙城、洪洞縣、平陽府、侯馬鎮、聞喜縣、蒲州府，至風陵渡，改乘長五丈、寬丈

餘之末油飾舊木船渡河。時值九秋，天高氣爽，風平浪靜，經過甚爲順利。登黃河南岸後，即過潼關入陝，經華陰縣、臨潼縣，於九月初四日（十月二十六日）到達西安府。全程歷時半月。

西安有南院、北院。南院爲陝西巡撫衙門，但房屋不若北院之原陝甘總督衙門之寬大華美，後者有房數百間。兩宮同住北院，由董福祥部管帶五人輪流值班護衛。每日上朝之王公大臣逐漸增至近百。江蘇學政瞿鴻禨任滿來西安，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由京來陝之太監續到不少，均由北路來，據謂較南路安全云。

過蒲州府時，忽降諭旨，着革去莊親王載勳爵位；至西安後，又於辛丑正月初三日（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降旨賜帛（清制：親王犯死罪不斬首而爲「賜帛」。即用白綾數尺令其自盡）。蓋李鴻章在京議和，條約十二款之第二款第一項即爲懲辦傷害諸國國家及人民之禍首諸臣，載勳亦單上有名，特賜帛令自盡也。嗣後又降旨革去端郡王載漪之王爵、輔國公載瀾之公爵，發往新疆充軍，永遠監禁，永不減免；又降旨革去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剛毅、刑部尙書趙舒翹之職，除剛毅已在途中病故外，趙舒翹着岑春煊監視自盡。在北京方面，大學士徐桐已病故不問外，禮部尙書啓秀、刑部左侍郎徐永煜均革職正法。閏當辛丑正月初八日（二月二十六日）執行時，外人因中國處決大臣，多赴刑場參觀行刑經過，並攝影。

李蓮英的富甲天下

慈禧攜光緒到長安後，自覺距離已遠，內顧無憂，已至安全地帶，一方面諭令李鴻章等不惜任何代價，力求早日締成和約，一方面不顧各省天災頻仍，兵禍連綿，只求繼續備安陝中，養尊處優，令將南漕之米，改以半數折價，交納現銀；半數在徐州附近起岸，由陸路運送西安。兩宮在陝駐蹕年餘，每日自晨迄晚，長安東郊道上，車磷磷、馬蕭蕭，但見運糧、運銀（運銀方法，係用長三尺餘，徑尺餘之原木，對半剖開挖空，嵌放每錠五十兩之銀元寶。每段裝十錠，每車裝一、二十段，名曰「銀櫃」）大車絡繹不絕。關中豐收一年，可以食用三年，但自己亥以還，大旱三載，民多菜色，長安市上，餓卒載道（桂祥家雇一女僕，自謂家中有地兩頃，僅為求食而來，不計工資），兩宮身處宮禁，耳不聰、目不明，自不關心民命，而王公大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實情無可原，惟知日以慈禧樂聞樂見之事詭告取寵。內官李蓮英入陝後更承慈禧之歡，權勢日大，賣官鬻爵，多經其手。各省地方官進奉慈禧之貢品，照例另贈李蓮英一份，否則則多方刁難。回鑾時用黃色繩帶抬運之箱籠為慈禧財物，而用紅色繩帶者即為李閣之財物，李之所有竟逾慈禧之半，亦足驚人矣。

慈禧窮奢極欲，由來已久。在西安經年，未計國亡無日，民不堪擾，一味敲骨吮髓，滿足一己之享受。兩湖總督張之洞供應稍差，慈禧立派吳永前往坐索壓擠。就飲食一項而言，即由總管大臣繼祿管理，精益求精，儼然大內作風。行宮偃仄，遠不若北京後宮之恢宏，然御膳房之規模

，仍分為葷局、素局、菜局、飯局、粥局、茶局、酪局、點心局等，每局設管事太監一人，廚司數人至十數人不等。辛丑在陝度夏，慈禧要吃冰鎮酸梅湯，關中天氣溫熱，向無存冰，御膳房計無所出。有當地人建議，謂距長安城西南百餘里之太白山，為長安八景之一：「太白積雪六月天」，山中此一岩洞，深邃陰涼，內有千年不化之冰。因命地方官每日派人赴太白山運冰，供御膳房用。慈禧好玩樂，百戲雜陳，亦不感煩膩。西安僅有一低級京戲班，自不合其口味。李蓮英物色陝西地方戲班，召入行宮演唱，連以碗碟打花點說書者亦蒙其光顧。有時或與各命婦作牧豬奴之戲以取樂，以金球、元寶作賭注，或寫字作畫消遣。慈禧年逾花甲，自京至陝輾轉數千里，顛沛勞頓，終未見風塵之色。反之，光緒容顏憔悴，若有重憂，從來未見片刻開朗或偶一強作歡笑；謹言慎行，唯恐大禍隨時及身。蓋慈禧對彼警惕性甚高，周圍耳目衆多，爪牙密布，光緒之一言一行，慈禧無不立知。

八國聯軍無惡不作

庚子十一月，隨駕到陝之輔國公定昌因病身故，奉旨運其靈柩回京安葬，並派員沿途護送照料。定昌兼任神機營管轄，因此由管理神機營大臣桂祥辦理運靈事宜。彼時一般人視北行為畏途，以北京為險地，絕少敢輕予嘗試者。時余正當青年，不計利害，自告奮勇，願承此差。經桂祥同意，並囑余便道一覘北京實況，尤囑注意桂公府情形，令事畢立即返陝復命。

庚子十二月上旬，余化裝農民模樣，押運定昌靈柩出西安。經潼關渡河，循原道過太原，經大同赴北京。過宣化府後，情況突見緊張，洋兵調動頻繁，騷擾特甚，民不堪命，過居庸關行近北京時，余亦為之經常驚慄不安。據傳：中國人見洋人時必須脫帽敬禮，否則遭毒打，甚至有性命之憂。余順利押返靈柩至城郊寄廟停放後，即入城通知定公館之家屬，完成任務。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京師市街依舊，景色全非：戰迹斑斑，蓬蒿滿目，一派亡國景象。八國侵略軍已將北京瓜分：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迤南由英軍與美軍管轄；東直門至西直門迤北由日軍管轄；朝陽門迤南由俄軍管轄；阜成門迤南由法軍管轄；迤北歸義軍管轄；皇城內由比軍管轄。在各國軍管地區內之商店住戶，均須在門前張掛各該管轄國旗。例如：東直門至西直門迤北地區內，均懸掛日本太陽旗，並在旗上大書「大日本順民」字樣。早晚掃街、潑水各兩次，稍有違犯，即遭毒打。入夜，各戶門前得點燃燈籠一個。洋人向中國商店、住戶賒買需索，視成尋常。未能逃亡之王公、大臣、貝勒，被洋人入府抓去，勒逼抬糞、運屍、踹馬或作其他勞役者，頗不乏人。其時，京中有能操外語之民族敗類，甘願為虎作倀，橫行霸道，欺壓善良；其中有投各管轄國充當各該地區巡捕者，着各國不同之警察服裝，作洋人統治中國人之爪牙，尤為可惡。彼等對居民打罵勒索，向各該地區特許開設之賭局、煙館逼收規費、「保險費」。娼妓滿街，盜匪如毛，買賣估衣與百貨之攤販，充

斥街頭，其中有洋兵搶來之「戰利品」，有盜賊之贓物，均明目張膽，公然銷售。入侵各國駐軍都無惡不作。城北日軍駐區居民擁擠，生活較安。日軍任川島浪速為警察局長，遷都以後，清政府竟仍令繼續辦理，並加聘川島為警察總教練，試辦警政。到京之次日，余往東城方嘉園胡同桂公府察看，已住滿德軍，百餘間房屋及其中家具什物，盡為德軍所占。聯軍統帥、德軍司令瓦德西住在西苑儀鑾殿。一切壇廟、官衙、局所均被踐踏破壞，不可言狀。余在此黑暗、慘淡之北京勉度春節後，即循原道迴返西安復命，共費時三十八天，至西安時已二月上旬矣。桂祥改派余至總管虎神營大臣溥興處充當戈什哈。

上八下六知縣棄官

按辛丑條約第一款之規定，欽派醇親王載灃為頭等專任大臣，於六月初七日（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二日）由北京啟程，「赴大德國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國大皇帝暨國家致惋惜之意」。實則載灃去德道歉較此為早，並於辛丑五月由德返國至西安復命。聞載灃抵德京柏林後，清德雙方對謝罪儀式曾一度發生爭執。德皇威廉大帝命中國親王見德皇謝罪時須行跪拜之禮，此種侮辱，使載灃不堪忍受，後經據理力爭，謂世界各國使節覲見彼此元首時均無行跪拜禮者，若德皇強欲清使行中國禮，受禮者未必光榮，如傳聞於他國，反為德國之恥，措詞委婉而極有理，經過多次往返交涉，威廉始放棄原議，決定行三鞠躬禮。

至於為克林德建立之紀念碑，至辛丑遷都之

後始在崇文門大街興建，有牌樓五個，高二丈餘，共費銀一百二十萬兩，費時年餘。此一國恥紀念碑直至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始被駐京法軍會同民國政府派人予以拆毀，將一部分石塊移放中山公園。

辛丑七月，西安傳說：北京和議告成，兩宮即將擇日還都。以是自京流亡西安者，無論王公大臣、官吏兵卒，無不歡欣若狂，奔走相告；忙於置辦行裝，選購土特產（如土布之類）。溥倫患近視，通滿、漢、蒙文，好唱戲；但附庸風雅，又好金石書畫，興之所至，竟將西安碑林中之某名碑拆卸後藏諸府中，於還都時裝車運京。見之者不明就裏，但謂倫貝子裝了一車石頭作寶貝。

西安作為行在達一年餘，為市場帶來一定之表面繁榮，但對廣大人民並未有所補益，唯見生活程度日高，貧富益見懸殊而已。故還都之訊，老百姓反應不僅甚為冷淡，且有早去為妙之感。蓋關中旱荒三年，在上者一不關切，二不救濟，而還都之舉，最要者莫如交通工具及人力畜力之徵集，除有自備車馬者之外，均須向西安府與長安縣要車馬、要人夫，而此兩個衙門即轉而向四鄉農民征用，不問是否農忙季節，有車征車，見人抓人，三年旱災之後又逢此項徵用與徭役，「苛政猛於虎」之說，不為過也。

按清代馳驛之制，官吏過境，不論官階大小，地方官吏均得為之預備食宿。此次還都，對御駕必須盡力供奉，事屬當然；但尚有其他大小官吏及其眷屬、隨隊達數千之衆，在供應方面，負擔既重，困難亦多，因決定分三批啟程：第一批

，為在陝無緊要工作者；第二批隨應廳命者；第三批，在京中無要事者。又將沿途各州縣，分為尖站與宿站，俾便分工合作，計劃供應。飲食供應辦法，按官價高低而定。例如王公大臣，為每人「上八八」一席，有海味及鷄鴨魚肉菜品等八碗八碟；「下六六」一桌或數桌，供隨員及衛士等食用。中、下級官吏每人「中八八」一桌，有鷄鴨肉菜等。如此辦席一次，常達數百桌，故每過一州縣，支應局所搭臨時廚房即占半條街。宿所方面，各公館張燈結綵，供應周全；但至凌晨離去之時，不僅所陳銅香爐、錫蠟臺常不翼而飛，連彩綢亦被席捲而去。此種貪污盜竊行為，雖為下人所作，在上者亦熟視無睹，故作癡聾。地方官惟有含怒忍痛，轉而嫁禍於小民而已。太監對地方官吏需索要求尤苛，致使某縣令因無法張羅，憤而摘下官帽，聲稱「幹不了」而去行轅坐地待罪者。辛丑八月（一九〇一年十月）兩宮由西安回鑾，除省城內趨炎附勢之士紳緊張周旋外，一般人民則毫無表示，彼此既休戚無關，階級對立更見分明，感情自必更無由建立也。兩宮分乘八人抬亮轎，與夫所穿紅綢駕衣，係仿照北京鑾儀衛之款式裁製。轎前有御前大臣及侍衛並轡而行，再前為大羣武裝部隊，而以二十四面黃龍旗開路。大道上均墊黃土，兩旁有護駕軍隊之士兵站道，計有屬陝西巡撫升允之陝軍，有屬甘肅提督鄧增之甘軍，有屬四川提督夏毓秀之川軍，亦有屬直隸提督馬玉昆（已八十餘歲）之毅軍。

第一日，出長安東門，僅行進四十里，止於臨潼縣，為兩宮去華清池溫泉沐浴也。次日起，

按站前進，至華陰縣，駐蹕華陰廟，兩宮赴華山山麓之玉泉院降香，停留一日。然後東出潼關，入河南省境，過函谷關，宿陝州。河南巡撫為滿族人松壽，善逢迎，並知發動民衆，製造影響。

袁世凱帶洋鬼子兵

御駕所經各地，相互競賽供應。即尖站亦均漆繪彩畫，擺設鋪陳，滿置鮮花，芳香襲人，甚得慈禧歡心，屢被升遷至閩浙總督。是歲，豫省年景較好，慈禧傳旨不禁蹕，使農民能扶老攜幼，至御駕所經大道跪迎兩宮，一睹「天顏」。有獻瓜果者，有獻土產者，慈禧均略取一二置轎中，或賞隨從食用。對農民亦有所賞賜。在洛陽縣駐蹕三日。兩宮赴龍門山、千佛岩遊覽。在香山廟降香，道經關羽墓，亦下轎盤桓。回洛陽時，路旁遍跪男女老幼，瞻仰「御容」；亦有年老居民在門前擺設桌椅，供陳果點者，經慈禧問明情由，命將供品收下，由御前大臣給予賞賜。慈禧為收攬人心，在洛陽訂造大批銀牌，牌長四寸，寬寸許，作葫蘆形，帶黃色絲繩，重一兩，上鐫「卿賞耆民」四字，不知作何解釋。御前大臣及侍衛等人各帶銀牌若干，待慈禧向道旁某人一指，即賞給一塊，而獲賞者多為老人。此舉直至在保定府上車時始止，共賞發銀牌為數不少。離洛陽後，第一日宿虎牢關，第二日起經偃師縣、鞏縣、滎陽縣、鄭州及中牟縣，於第五日至河南省城開封府，駐蹕半月，因十月中為兩宮萬壽（光緒十月初生，慈禧則在月中），開封地方較大，便於進行慶祝活動也。萬壽之日，排場甚大，一如在北京宮中，地方官吏竭力報效，所費不貲。在此期間，兩宮曾遊覽宋室宮院舊龍亭。

兩宮過萬壽後即啓程北上。開封距黃河僅二十里左右，因人多，車馬雜沓，分在柳園口、黑崗口兩處渡河。時汛期已過，河面寬度不及十里，所用渡船，為求平穩、安全與壯觀，係用大船五艘聯結而成，飾有龍頭、龍尾，船身內外油漆彩繪。是時已為十一月中旬，天氣日見寒冷，故自此每日按站前進，不再遊山逛景，以便早日到京。過衛輝府（今汲縣）、彰德府（今安陽縣）至磁州，自陝護送御駕之各省官員與軍隊，即將所負任務移交由直隸總督袁世凱及其他軍隊，各返本省。張勳自此與兩宮開始接近，並漸獲得寵信。張好交遊，善花錢，人緣甚好。慈禧返京後住頤和園時，亦由張帶隊駐園保護。

袁世凱統率之武衛右軍，係按德式操典訓練，持槍背包，軍容甚壯，戰鬥力亦強，聞已在山東將義和團肅清，故慈禧對袁頗為器重。在此以前，各地編練之新軍均跪迎、跪送，惟袁之部隊不下跪，僅吹號、舉槍，按軍禮迎送。因是遂有人諷袁世凱，謂彼所帶者為洋鬼子兵。

在開封時，慈禧降旨撤銷溥儀之「大阿哥」稱號，改封為不入八分輔國公銜。時溥儀已十七歲，係一紈袴子弟。在西安時因係太子身份，不容出宮，歷史資料中有彼在西安看戲打架之說，事出揣測，不確。

溥儀出宮後，地位一落千丈，頓時無人理睬。因既無繼承大統之望，即端王之蔭庇不可得，兼以平日人緣甚壞，「牆倒眾人推」，更為人所

不齒。溥儀已無乘轎資格，落入第三批人之中回京，從此默默無聞。民國七、八年間，彼住什剎海附近蒙古羅王府，仍梳大辮，常至後門一帶茶坊酒肆一帶喝茶飲酒，後忽不見，當已死。離磁州後，經順德府（今邢臺縣），到達正定府，駐蹕三日。兩宮到大佛寺降香，並為銅菩薩懸匾一方，聞至今猶存。此寺係唐代名將尉遲恭所建，銅佛高三丈餘，殿頂已毀，佛頂露天，慈禧傳旨撥款重修。寺占地甚廣，房屋可駐軍一師，民國以後，在軍閥內戰中又被破壞過半云。

由正定改乘火車北上。花車內部係用黃緞障壁，鋪黃龍圖案之地毯，極盡金碧輝煌之概（後曾用此車迎接班禪）。不到一日，即達北京附近豐臺鎮迤北之京漢鐵路起點站馬家堡車站。此時火車尚不准入城，馬家堡距永定門十五里，有電車可通，義和團入京後軌道被拆除，車輛亦多被毀。專車於下午三時開入馬家堡車站。京中王公大臣暨文武大小官吏，均到車站跪接「聖駕」。各國男女，為欲一見垂簾聽政有年之中國皇太后及政權旁落，一如監犯之中國大皇帝，咸聚集車站；見兩宮出站，即蜂擁向前，秩序紊亂，毫無禮貌可言。且有持攝影機照相者，此舉在當時可謂為「大不敬」。慈禧亦無如之何，可見當時清廷之威信及外人對中國元首之藐視矣。自馬家堡車站至天安門，沿途禁蹕，黃土墊道，由穿馬褂、擡腰刀之八旗兵站崗保護。鑾儀衛出動全副鑾駕，以八人抬暖轎迎兩宮回宮。

天安門雖已刷抹紅灰，仍可見累累彈痕，端門亦然，可見當時義和團及清軍抵抗之烈。